

卓越教思

在2001年，我在中文大學攻讀教育碩士（兼讀）課程，短短兩年的時間，改變了我對教育的看法，開啓了我的眼界。我在學院內，遇過很多出色的教授，但至今令我印象難忘的，是黃顯華教授的一門課——《課程：觀點與設計》。

生活例子融入課程

記得在上第一課的時候，他就讓我們認識了幾位課程學的大師，以及課程學的各個範疇，我才赫然發現，原來課程學是可以如此博大精深。在之後的課節，他讓我思考了很多教與學的問題。上黃教授的課，你會感到每一個課節的安排都很豐富緊湊，與此同時，也很有趣味。而令我最驚訝的是，每星期數十人的功課，無論教授有多忙，甚至有幾天要到外地開學術會議，他都會準時將功課批改好交到你手上，你更會發現，教授是用心去批改的，每份功課他都會給你詳盡而富啟發性的評語。

正如語文課一樣，課程學可以很枯燥乏味，但也可以很有趣味，黃教授最擅於將生活的例子與故事融入課程學之中，以下是其中一個有趣的故事，他引述自J.A. Paddiwell所著的《The saber tooth curriculum》：

在石器時代，原始人生活困苦，飢寒交逼，又受到

中學
其他



永恆的爭辯——劍齒虎的課程

猛獸的威脅，有些人希望找方法去解決生活上種種的問題，他們看見孩子在溪水中捉魚，以折斷的樹枝追打野兔，以山火遺下的火種互相唬嚇。這些人就想，如果可以從遊戲中掌握到一些方法，教族人如何獲取食物，如何嚇走猛獸，應該可以改善生活。於是他們就開始編訂他們的課程——徒手在溪澗捉魚、以樹枝擊殺小毛馬、以火種去唬嚇劍齒虎。族人接受教育並掌握了這些技術之後，他們的生活更安穩了。

創新守舊爭辯不休

與此同時，有另一批人，提出反對的聲音，他們認為人類不應該改變天賦的能力和本性，不應該違反上帝的意旨……。在爭論未平之際，這個世界忽然發生了突變，天氣出現反常的現象，冰川溶化，溪澗混濁得不能再捉魚；氣候變得潮濕，小毛馬都離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小羚羊，奔跑速度之高，並不可以樹枝擊殺；劍齒虎也因氣候變化而死掉，反而北極熊遷入此地，襲擊當地族人，最可怕的是這些熊並不怕火。族人不但要適應環境，也缺乏食物，生活再次受到威脅。

有些人知道過去的技術已經無用武之地，於是他們又發明了織網捕魚、掘陷阱捕殺北極熊等方法，他們的發明得到族人的關注，因為這些方法切合社會的發展和生存需要。可是，學校的主事人都齊聲反對，他們認為這些新的技術只是雕蟲小技，過去的課程才是族文化的遺產，是不可以改變的……於是，他們就一直爭辯下去。

類似的爭辯一直延至2006年的香港，對於課程的目的、教與學的模式、評估的方向和方法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。究竟，怎麼樣的課程，才可以幫助學生面對未來的生活？怎樣的課程設計，才讓學生有興趣學習之餘，也建立到堅實的基礎？而最重要的是，作為教師的，又要掌握甚麼的能力，才可以解決以上兩個的問題呢？你又如何回應這個永恒的爭辯？

(小題為本報加)